

星期天夜光杯

蔡崇达 故乡是来处

◆ 沈琦华

由蔡崇达的小说《皮囊》改编的电影《浪浪人生》在国庆档斩获 2.15 亿元票房。发微信向崇达表示祝贺，他正待在老家泉州东石镇上的公益图书馆“母亲的房子”里。蔡崇达回信说，明天回上海，来我家坐坐吧。走进蔡崇达上海的家，门牌上刻着“忠惠传芳”。蔡崇达给我解释，这是闽南蔡氏家族传承的堂号标志。对于蔡崇达来说，他就是想钉一个钉子，钉一个他称之为“故乡”的钉子，钉在那个地方。

1 公益图书馆“母亲的房子”是由蔡崇达自家的老房子改建的，用的是《皮囊》的版税。蔡崇达说，闽南那边有这样的传统，把夫妻两个人的姓名镶嵌在门边的对联中，后来在专门设计公益图书馆的时候，老房子里面就把嵌有父母的对联专门留下来了。

父亲 蔡崇达击中了无数人的原乡情愫。《浪浪人生》改编自蔡崇达的《皮囊》。说老实话，《皮囊》不是传统意义上容易被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。《皮囊》的 14 篇作品，每个人喜欢的篇目都不一样，很难取舍。当年为了《皮囊》的影视化，蔡崇达、韩寒和刘德华有个微信群，大家各抒己见，韩寒喜欢《母亲的房子》《残疾》，刘德华喜欢《张美丽》《天才文展》。蔡崇达说，如果说《皮囊》是一个房间，那么不同的人，是经由不同扇门走进了这里。

于是，蔡崇达决定试着担任这个“做出取舍”的人。他写了一个电影大致的走向，聚焦在东石镇那个家庭中父与子关系，并在电影开头就将父亲的困境、家庭的困境、父子关系的冲突、家庭与外界的冲突都摆在观众眼前。

据说蔡崇达第一次看《浪浪人生》的粗剪样片，黄渤饰演的父亲是以一个特写出现，镜头之外的蔡崇达一下泪流满面。他说，恍惚之间，觉得父亲回来了。是的，父亲对于蔡崇达来说，曾经是个难以解开的心结。

蔡崇达，1982 年出生于泉州晋江东石镇，少年成名，高中时拿了不少写作比赛的奖项，算是“80 后”青年作家群体中的活跃分子。但就在蔡崇达念高二的时候，父亲突然脑卒中，为了能给父亲一个好的医疗条件，刚上大学的蔡崇达，便在媒体兼职码字赚钱，大学毕业后更是奔波在京广传媒业中拼命打工。他几乎每年都是所在媒体发稿量第一的记者，可当他感觉快攒够了钱时，父亲离世了。

最初写《皮囊》时，蔡崇达没有想给第二个人看，“我只是想去面对自己那个耿耿于怀的命题。”这个命题，就是父亲。

蔡崇达把《皮囊》写在自己的博客上。蔡崇达说，《皮囊》是应激的写作，当时他内心忽然生出很多命题，无法回答，从父亲到故乡和远方、理想和现实、情感和欲望……“当时这些问题像一只只疯狗追着我咬，写《皮囊》是因为我已经被这些问题逼到墙角了，我当时事业顺利，但我父亲离开了。在面对那些命题的时候，忽然阿太（外婆的妈妈）教你的话，你母亲活出来的生命的样子，就涌现到心里。我从那里把他们提炼出来、召唤出来，试图回答自己内心的追问。”

其实在《皮囊》正式出版前，蔡崇达的心里充满不安，这本书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。2014 年 12 月 10 日《皮囊》上市那天凌晨，蔡崇达把书中的《皮囊》这篇，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，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。几个小时后，蔡崇达的同事，也是当年的时尚博主韩火火在自己的博客上转发了蔡崇达《皮囊》广告，并留言：“我被这篇文章击中了，如果你也醒着，试试。另外，崇达，这本书，我买定了。”白岩松的留言，则给了蔡崇达一丝安慰，他说：“崇达写《皮囊》或许是为了回家，而回家是为了自由。”

《皮囊》出圈了，上市 3 天，初印 3 万册全部售罄，截至目前销量已逾 600 万册。十年前的《皮囊》到十年后的《浪浪人生》，当年父亲离世时蔡崇达还在北京，他没来得及和父亲拥抱和告别，于是电影里的父子拥抱成为了一种真切的安慰。



扫码看视频

夜光杯：

以心认人
生生不息

蔡崇达
2025.10.7

■ 以心认人 生生不息 蔡崇达致夜光杯读者

2 蔡崇达的女儿十一岁了，如今正在上海念小学。刘德华和蔡崇达认识很早，知道蔡崇达要做爸爸了，他算准时间，给小宝宝送上了人生第一套衣服和许多婴儿用品。女儿让“家”在蔡崇达心里具体了，细腻了。女儿刚刚出生，肺部积痰，需要调理。韩寒便力劝蔡崇达把家搬到上海青浦来，说青浦交通便捷，闹中取静，且最重要的是居住环境很好，利于女儿养病。韩寒的太太也帮忙张罗着找幼儿园。于是蔡崇达就把家安在了青浦，和韩寒做起了邻居。

命运 从 22 岁起，蔡崇达就离开闽南了。2003 年，大学还没毕业的他，坐 48 小时的绿皮火车从福建到北京，去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实习，四处奔波赚钱。“当时我父亲生病了，我希望赚钱给他医治。后来父亲离世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所谓的理想实现了。”于是，蔡崇达当年用《皮囊》来回答自己内心的命题：我是为了逃避家乡而必须抵达远方，还是我到底来远方寻找什么？

一日，当蔡崇达待在上海的家里，看着安稳入睡的女儿时，忽然意识到，这个时代到了需要有人试着写“命运”的时刻了。“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否可以，但得有人做。”

蔡崇达试图通过《命运》把《皮囊》里阿太这个人物的命运重新做一个回顾式的书写。“整个《命运》写作过程中，那两个字像一块碑石立在那里，而我拼命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，一路往前逼近，逼近，我当时不确定我能否抵达，但我能确定的是我尽力。”

《命运》的开篇让人震撼，写阿太怎么练习等待死亡。蔡崇达说，《命运》的开头他重复推翻改写了 27 遍。“这本小说只有 16 万字左右，但实际上我‘枪毙’了几十万字的开头，最终才找到了这个开头。我找到这个开头之后，我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必须从这儿开始写，因为只有站在死亡的海口，站在生命的终点点去回望，才能看到命运的样子。死亡是命运最好的切入点和开头。”

《命运》中有一段话，很多人读了以后特别感动，这是一个对命运特别好的描述——

“傻孩子，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命运就会继续，命运最终是赢不了我们的，它会让你难受、让你绝望，它会调皮捣蛋，甚至冷酷无情。但你只要知道，只要不停，它就继续，它就奈何不了你，所以你难受的时候，只要看着，你就看着，它还能折腾出什么呢？久了，你就知道它终究像个孩子，或者就是个孩子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，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。”



■ 蔡崇达近照

3 蔡崇达常把女儿送回老家去，送到母亲身边。现在女儿会说闽南话，在老家有自己的玩伴，饮食喜好也和蔡崇达一模一样；参加作文比赛，她会写：我的家乡是泉州东石镇。

故乡 非虚构作品集《皮囊》是蔡崇达“故乡三部曲”的起始，后来的《命运》是一本以阿太（外婆的妈妈）和阿太的命运跌宕为核心的长篇小说。去年，作为蔡崇达“故乡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，蔡崇达的短篇小说集《草民》出版。

《草民》出版后，蔡崇达给《新民晚报》的夜光杯发来一篇创作“故乡三部曲”的心路历程。他这样写道：

“从 2014 年到 2024 年，这三本书写了十年。2014 年，我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，不知道如何展开每个新的日子，十年后的如今，我终于把故乡‘生’下来了。

我因为回家而自由了，也因为回得了家而更有力量去往远方。《草民》之后，我即将开始自己写作新的远游，但无论我去到哪里，我知道的，其实所有去处，终究是我们的来处。”

在写作上，蔡崇达告别了东石镇，但人生啊……

“幸好，我出生于海边，自小就知道，这世间许多东西，日复一日在相互撕咬着。有的撕咬是寂静的，比如白日与夜晚。它们连些许的呻吟都不愿透出，但终究咬出了漫天血红的晨晕与晚霞。”

这是《草民》的开端。蔡崇达说他在梦里总爱在沙滩发待到夕阳西斜，回家穿过小巷，巷子里的婆婆总是拉着他，偷偷跟他讲自己儿媳和孙子的事情，讲她有多担心在外闯荡的年轻人，还讲那些儿子咬着牙不肯告诉她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她早就已经知道了。

在《皮囊》里有一篇《母亲的房子》。母亲用建房子为自己家族的大厦再添上一毫米的高度，而身在异乡的蔡崇达，工作累了的时候，总会用谷歌地图查看家乡，不断放大，直到老家房子的轮廓开始显现出来：那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，家乡的母亲，家乡的房子和街道，家乡的风土人情，这一切，让人之所以为人，去抵挡混沌不安的世界。

蔡崇达跟母亲商量重建自家的老楼房，变成公益图书馆“母亲的房子”。图书馆开馆的时候，蔡崇达请了自己写作上的老师李敬泽和阿来一起揭幕，三个人还在那里做了一场对谈，主题是“发明故乡”。

“你可以在故乡遇到世界，你可以从故乡走向世界，你也可以从世界走向故乡”，蔡崇达说，发明就是要把新的东西带回故乡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一直以来的责任。故乡是蔡崇达的来处，而下一步，他想试着写写“去处”了。

对于上海，蔡崇达充满感激。电影《浪浪人生》的制作方是来自上海的公司，无论是剧本阶段还是拍摄阶段，都受到了上海相关部门很大的支持。蔡崇达透露，他的长篇小说《命运》的电视剧改编权也授予了一家上海公司，明后年或许就可以在荧屏上与观众见面了。

上海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蔡崇达说。